

也。曰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矣。華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聽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

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與。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今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圖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董為吏。以夜繼日。男女切跡。固無休息。深昏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三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因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曰。不圖也。是者

得時時田也而獲之又得史理趙吳以爲
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與君
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
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說者成公亮尤
目不得與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
重也

齊侯問於是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
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
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
城不沒者三板締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

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天勝趙而三分其地

今城未沒者三板曰龜生龜人焉相食成峯有

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

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若之反也韓

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

二家雖曰不奔美利而備約也難不可成之事

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說君且使君疑二主

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

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締疵締疵逃韓

魏之君果反

○ 齊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

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
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
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
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三祭
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
也

祭法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
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窮不若宋鄭其車馬之
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國蔡者乎處期年荆伐
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
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
國將亡矣所學者皆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
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勞則親盡矣
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
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
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
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
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
鄰窺墻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
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

死也。不可為也。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請等
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
規墻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
王果舉兵伐蔡。竄墻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
甚眾。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之事。見威公縛在虜
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
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至
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從。吾亦何以不
至於此哉。窺墻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
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
言。

管仲有疾。桓公在問之曰。仲父若棄寡人。豈
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斲刀自刑。以求入君之
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
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
用之。必為諸侯笑。及桓公歿。斲刀易牙乃作難。
桓公死。七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曰。是問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有三人
與已相若。居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一人。白公
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寔之也。白公
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誅之。且

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
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
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
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
明年大旱，三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
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
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曰：子顏自大衛坐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
見人父問其子，由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
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

以平陵叛。

昔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公祭公
孫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砥兵，其以我為
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
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
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
必也。勿已乎？其請之若何？不聽。明年圍廩丘，鄧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
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深，蓄積多，其
國寡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
蓄積多，則武攻重賦，欲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

濟聲深則民力罷矣。與女伐之。遂取陳。伯
石益謂孫伯曰。兵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
曰。唯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為不知。石益曰。然則
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秦罪諫者。射焚聖人。則
三子比干之心。亦氏之婦。絳而失其祀。其妻告
之怒。葬之。夫亡者豈無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凌徐先生曰。霍氏
始亡。夫在人之古。而倉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
不驕。夫不驕者。必安。二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
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兼權天下之人。疾害之
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

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
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
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為徐先生上書曰。臣聞
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
曰。曲其突。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
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
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燧灼燭。皆在上行。
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突。而受主人
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徐福數
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尚書得
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從事既

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之。遂請曲突之策。而使局燔髮灼爛之。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為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魯。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若文子曰：異日吾好音也。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擔被以與婦人遊。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桀不任其過，故亡。成湯

文武知任其過故與衛莫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為不
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
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
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
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
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為
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
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少仰而曰將將之臺
當言其謀伐言而不意其謀伐之於是連晉來

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
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
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矣昔闔廬
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注烈天有災親
戚乏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
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
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司之
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珎異是聚夫差先自敗
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

之。史佚相曰：「恐吾民已破，示我，不病，請為長。」
穀千乘卒，三萬與分其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為難於魯，定之齊，請師攻魯。齊法許之，鮑
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
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
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若富於季
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
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君乃執齊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
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僕尚猶能起
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

職明年又不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
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與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米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
焚萊，示焉。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
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
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畜，散宜生又諫曰：「
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酒兵也。卜而龜，
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
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
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皆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善問於史，犯咎，犯對。

曰。罪義之垂。不足於情。服義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涸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僥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嘗先雍季而後答犯。侍者曰。城濮之戰。答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答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城濮之戰。文公謂答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答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

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寧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越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越之禍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事之。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其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攻伐難。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亦有吳。吳夫。晉不能越。三

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
廬之所以霸也。且夫無道之國。亦猶涸也。敗伐之
事。誰國無有。言不攻而輸之糧。則利去而凶
至。財匱而民怨。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
服仁人。不以餓餒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
遂與種三年。吳亦饋諸。於越。越三不與而攻
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刺澤。靈公
未喋盟。成何涉他殺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
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
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公於國曰。有姑姊法

人。其女是百姓以怨公。公反之矣。君

一。遂及。今之三日。遂微之五日。而今畢。國

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為無道。反之可矣。

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開東門。趙氏聞之。縛涉

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河走燕。子貢曰。王孫商

可謂善謀矣。增之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

用兵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是。我。請。屬。請。遂。我。皆。若。我。僕。皆。其。六。六。而

曰。我。雖。亦。國。也。今。三。以。我。為。僕。可

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仗曰。不可。聽。遂。王。身。死

國。亡。君。之。臣。乃。君。之。言。也。遂。我。皆。若。我。僕。皆。其。六。六。而

齊景公以其子之難聞齊國諸侯曰余死不汝
見矣高郵子曰齊負海而臨山不能全收天
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必以有齊國之固不
能以令諸侯之不能聽是正亂也寡人聞之不
能言則莫若從且夫兵者鋒刃然不妄毒於人
則不靜余恐卒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之問其故太子曰
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
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
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
其故對曰無事於齊

之為也空以歸人其以我為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密

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

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為武仲立三年

為二兆為孺子密立三年為三兆為馬人見之

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

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

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

無費下乎

太子商臣怨季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攻

而軍陽處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

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道
急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請
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殺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
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
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
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功
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乘
之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
在境上乃深

曰太子顏之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
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
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
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
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
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
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
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
公子午使之晉晉人報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驛為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六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鄭桓公將欲襲鄭先問鄭之辨智果敢之上書其名姓擇鄭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爨之以猴若盟狀鄭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鄭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為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浙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河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劉向說苑卷第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
公者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
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躍於天下猶
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
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
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
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
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
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



無何說苑卷第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
公者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祿而傳
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夫天下若遺囑於天下猶
然况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
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
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
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戴後世之所則也彼人
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
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
任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
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慈生達詐偽生黨誠信生
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高蔡之
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
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
是王壽夢薨死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
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
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
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
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為
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晁曰以吾父之
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
之君僚何為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
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
為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兄弟父子
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
以其不殺為仁以其不取國為義夫不以國私
身指干乘而不退奔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
諸侯之義死社稷太上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

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犬
正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勲育戎氏以
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
屬其羣臣者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
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
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
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
民非特鬪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
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癸見魯穆公曰周公不知太公之賢也穆公
曰子何以言之辛癸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

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
美人心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
向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癸趨而出南宮邊子
入穆公具以辛癸之言請南宮邊子南宮邊子
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
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能則
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
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遠去乎遂行
父之戒其子曰吾欲室之使於兩社之間也
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二者使其時之無道也
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遠去安在擇地而封哉

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
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
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殲之有
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
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
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
偏之也君如察巨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
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殲何足道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
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必為仲尼聞之曰惜
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春環
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
辭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
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
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
命而主雍雎與寺人春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
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
宋是孔子嘗阮三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
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
孔子主雍雎與寺人春環何以為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人奉法正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

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侯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自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何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

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父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
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
子助子是後宗廟之止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
之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
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而見秦伯
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
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
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
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
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

士非為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

受賜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林令尹虞之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

以得祭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

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

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

位妨群賢路尸祿素飡貪欲無厭臣之罪當藉

於理而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

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

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

國令行於絕域遂甯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

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
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久臣不忠君
三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以壯王從之賜虞子葉
地三百號曰國完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立
子寧子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立子憲人見於
王曰之言孫叔敖教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
黨施刑戮而不亂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
也

韓獻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眾
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
車千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

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
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
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
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
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
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
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
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
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
幸哉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

言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掘菜。二子出，採見老之人，歲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群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揣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弃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告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廢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肯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下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駸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恣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

刑也。吾將死，廷理釋還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豈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熱廷理而奪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矣。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願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雷雷者，斬其鞵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鞵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弃君下陵上也。臣弃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遂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遂，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為伍子胥興師，復讎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

復其父讎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數數然皆立然後
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
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
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
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
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為衛政刑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
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
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
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

屬債主之法令而刑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
子之報怨也刑者曰斷足國我罪
也無可奈何之治也頃刻法令先後臣以
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當論
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
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剛愎也此臣之所以脫君
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史者樹德不善為史者樹
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劉向說苑卷第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兵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寧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劔利倡優拙夫劔利則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強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

劉向說苑卷第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寧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劔劍倡優以夫則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昔楚之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滅

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害於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無不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羊也豈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皆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德乎

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為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為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參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搖汰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

闕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教遠
天道至今無禍嗚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
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
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
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
甲利兵盛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
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
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
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車不作
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
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
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
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
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春
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恣則
不料力難得失與兵而正強楚師大敗擄辱不
行犬為天下戮笑逢桓公以得安寧政內
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

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
示衆帥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或忘其家聞
抱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
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
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
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十人不
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
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為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
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
單曰翟之國五里之城十里之郭攻之國可

為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
不能下齊嬰兒諺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頰攻
翟不能下墨於梧立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
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
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絳黃立則拔劍
為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
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
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
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驥立
矢石之所乃引袍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
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軀則肢體不用